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鼓掌絕塵
第三十八回 乘月夜水魂托夢 報深恩驛使遭誅

詩： 奔走風塵歎客身，幾年落魄汗顏深。
千金不貴韓侯報，一飯難忘漂母恩。
捐生若夢英雄志，視死如歸烈士心。
世事茫茫渾未識，好留芳譽與君聞。

話說張秀自與陳府判送別起身，便收拾盤纏，帶了妻小，買下船隻，一路行來，已到浙江桐廬地界。時值八月十五中秋佳節，但見那：

皓魄初圓，銀河乍潔。三江有色，萬籟無聲。幾點殘燈，遠遠映回南岸；一聲悲磬，迢迢送出江關。夜半遠星飛，墜落烏巢驚彈落；中天孤雁叫，喚回客夢動鄉思。正是渺渺錢塘，不識曹娥殉父處；朦朦雲樹，空遺嚴子釣魚台。

張秀站在船中，看玩多時，贊賞不已。遂口占一律云：
月輪如鉤到中天，歎息嫦娥悄自眠。
遙望故鄉何處是？重重煙霧鎖山巒。

張秀吟罷。便向梢子道：「那前面山頭峻處，是甚麼所在了。」梢子道：「客官，我只道你是個老江湖，原來是新作客的，那是嚴子陵的釣台，便不曉得？」張秀笑道：「這就是子陵台，我嘗聞得有此古蹟，原來卻在這裡。俗話云：『千聞不如一見。』」便吩咐梢子：「今夜把船就泊在那山頭下去，明日上崖看一看再行。」梢子依言，便把船撐到那裡泊住，先去睡了。此時已是三更時分，又見那古寺停鐘，漁燈絕火，那月光漸漸皎潔，這船中的人個個睡得悄靜。張秀那裡割捨得去睡？開了船窗，四下看玩，猛然間一陣陰風，冷颼颼撲面吹來。他便打了一個寒噤，覺有些身子困倦，朦朦合眼，是夢非夢，忽見一人散發披襟，顰眉促額，渾身水濕，兩眼淚流，站在張秀跟前，口中只叫「度我一度！」張秀驚問道：「足下是人是鬼？潛夜入我舟中，有何緣故？」那人垂淚道：「老叔，我就是袁州府判陳珍的便是。自前月與你在任分手之後，只指望帶了妻子還鄉，滿門完聚。不想前月二十三夜，泊船於三浙江中，忽遇風潮大變，可憐一家數口，盡溺死在錢塘江裡。他們屍骸，東西飄散，我聞知老叔不日進京，必從此路經過，專在此等候良久，望老叔垂念鄉情，看平昔交情之面，把我冤魂招到金陵，得與爹媽黃泉一會，保你前程永吉也。」說罷，悄然而去。張秀猛然驚醒，卻是南柯一夢。便把夢中言語，牢記心頭，只是將疑將信。次日天明，向梢子道：「前月二十三夜，你這裡曾有風潮麼？」梢子搖頭道：「客官，說起甚是寒心，那一夜足淹死了幾十萬人。這樣的船隻，江底不知沉沒了幾千。」張秀道：「如何有般洶湧？」梢子道：「客官，不要講起。只見那：

驟雨盆傾，狂風箭急，千年古樹連根倒，百尺深崖作海沉。半空中勢若山摧，只道是江神怒搗蛟龍穴；平地裡聲如雷震，還疑是龍王夜吼水晶宮。白茫茫浪湧千層，霎時節桑田變海；碧澄澄揚波萬丈，頃刻間陸地成津。但見那大廈傾沉，都做了江心樓閣；孤帆漂泊，翻作那水面旌旗。可憐的母共兒，夫共妻，臉相偎，手相挽，一個個橫屍漂渺；可惜的衣和飾，金和寶，積著箱，盈著篋，亂紛紛逐水漂沉。這一回螻蟻百萬受災厄，雞犬千群遭劫難。真個是：山魃野魅盡寒心，六甲三曹齊掉淚。」

張秀道：「這樣講來，正是古今異變。我且問你，後來那些淹死的冤魂，怎麼得散？」梢子道：「客官，你不知道，前那幾時，未到黃昏，這一帶江口就悲悲咽咽，哭哭啼啼，莫說崖上的行人聽了驚心，就是我們舟中的梢子，聞之喪膽。後來到虧了杭州城裡幾位鄉宦老爺，情願捐出私囊，請了幾位高僧，在那雲棲寺裡，做了七日七夜水陸道場，把那些紙錢羹飯，一路直送到六和塔下。如今這幾時，略得平靜。」張秀聽說，心中才信。便向妻子把陳珍托夢言語，備細說知。他妻子道：「鬼神之事，雖則難明，但寧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。你就依他夢中叮囑，快登崖去尋一個寺院，請幾眾僧人，做些道場，連那各路的水魂，共超度一超度，也是你我一點好心。再順便替他招了魂去，到金陵真假便知分曉。」張秀道：「講得有理。」就上崖去尋了一座禪林，便倩幾眾僧人，做了三日超度水魂道場。又替他做了一首魂幡，招了魂，動身竟到金陵。

張秀來到金陵，仔細一看，全不是那二十年前風景。但見那：

六街三市，物換人移。當年敗壁頽垣，翻做了層樓疊閣；昔日畫欄雕檻，盡安排草舍茅簷。一帶荒蕪地，今植著兩畝桑麻；幾間竹礫場，新種著數株楊柳。正是，去日兒童皆長大，昔年親友半凋零。桃花歲歲皆相似，人面年年盡變更。

張秀來到監前，只見當年陳員外住的那一間土庫房子，盡改作一帶披房。猛然傷感，便歎一口氣道：「我想起昔年，自洛陽轉到金陵時節，不知經過了幾度春秋，捱過了幾番寒暑，恍如一朝一夕。到如今，見鞍思馬，睹物傷情，真個是一場蝶夢。」遂口占一律云：

流落天涯二十年，那堪世故推遷。
風塵久滯英雄跡，贏得蕭蕭兩鬢斑。

吟罷，感歎不已。便來到各家舖子裡，細細訪問陳府判消息。只見那裡人都回道：「這幾時並不曾見他有親人到來，若要訪他消息。那新院前劉員外是他丈人家，還到那裡問一問看。」張秀轉身，便來到新院前，尋劉員外訪問。劉員外道：「老漢聞說印那裡前月十三日，已收拾動身，若是家眷同船回，算來也只要得二十多日，怎麼一個月餘，還未見到，不知甚麼緣故？老漢也在這裡朝夕懸望。張秀聽說，想來必是溺水而死，只得便把托夢事情，一一與劉員外說知。劉員外驚訝道：「有這樣事！老漢十五夜，也曾得此一夢，時刻憂憂鬱鬱，縈係在心，未敢出口。今日老丈講起，老漢才敢明言。原來老丈所得的夢，竟與老漢之夢無異。看將起來，我小婿並小女，敢都是溺水而亡了。」說不了，便放聲大哭起來。張秀道：「老員外，且擦著淚，老夫還有一言奉告：欲待在此等候一個消息，只因進京要緊，不得久遲。這一首招魂幡，老員外請收下了，還再待三五日，自然自音信到來，便見下落。」劉員外道：「既承老丈盛愛，不憚千里而來，便在寒家盤桓數日，待他一個消息回來，再去何妨？」張秀道：「老夫本當領命，只是還有家眷船隻，泊在金陵渡口，因此不敢淹留。」劉員外苦留不住，便取白銀二十兩，送作進京盤費。張秀再三推卻不過，只得受了。就辭別劉員外，動身前去。

說那劉員外，過了五六日，果然得他真信，說他家溺水而亡。便替他設立靈座，請了僧人，追薦超魂不提。

卻說張秀自別了劉員外，朝行暮止，水宿風餐，不知捱了多少日子，才到得京師，竟去乾了一個桃園驛驛丞。這桃園驛，卻是山東地方，是一個盜賊出沒的去處。那四圍俱是高山峻嶺，只有一條小小徑路，卻是進京的通衢，不拘出京入京，官長客商，必從此路經過。這張驛丞自蒞任來，迎官送府，不辭衰邁，不憚辛苦，日夜奔馳跋涉，討的人夫的也要他發付，討轎馬也要他承應，這是他自家能事，上司屢給匾額旌獎。

一日，洛陽縣解一名徒犯來，張驛丞便收了公文，打發解人回去。再喚他過來，問道：「你這囚徒，既是洛陽人，也該曉些事體，怎麼拜見禮兒也沒一些送我老爺。」徒犯回答道：「小的到此，千有餘里，沿路求糧，逢人覓食，止捱得一條蟻命，身邊便是紙爛錢兒也沒一文，那討得拜見禮送與老爺。」張驛丞怒道：「這囚養的，好不知世事！你曉得管山吃山，管水吃水？我老爺管著你們這些囚犯，也就要靠著你們身上食用，都似你這樣拜見禮兒也沒一些，終不然教我老爺在這驛裡哈著西北風過日子？」叫那夫頭來：「用一條短短麻繩，把這囚養的，緊緊縛在這石墩上，先打一百馬鞭，作拜見禮吧。」徒犯垂淚道：「小的委是不曾帶得，望老爺開側隱之心，活螻蟻之命，饒過了這次，容過半月後，有一個鄉里到此，那時多多借些錢鈔，加位送與老爺。」張驛丞笑道：「這囚養的，蒼蠅帶鬼臉，好大面皮！你的鄉里，不過是些乞丐穿窬之輩，難道到有個戴紗帽的不成？兀自在老爺跟前說著大

話。」徒犯道：「不瞞老爺說，小的有個鄉里，喚做楊琦，前科忝登三甲進士，如今已選了廣西太守，不日出京上任，必由老爺驛中經過。」張驛丞聽他說個楊琦，沉吟了半晌，方才想得，知是那洛陽楊亨員外的孩兒，便打動了他一點良心，低頭思忖道：「古人云『一飯之德必酬，纖介之恩必報』。想我昔年，若非他父子仁慈舍手，今已命喪溝渠，屢屢欲思酬報，奈無門路，明日若是這楊琦，正是欲償其父，並償其子，有何不可？」便問徒犯道：「我且問你，適才講的那楊琦太守，敢是那洛陽縣中楊亨員外的孩兒麼？」徒犯道：「正是楊亨員外的孩兒。老爺緣何知他來歷？」張驛丞道：「我二十年前，曾在洛陽與他相會。你可知道他父親楊亨員外，而今還在麼？」徒犯道：「那楊亨員外，亡過已將及有二十年了。」張驛丞道：「也罷！你且站起來，還要仔細問你。你喚做甚麼名字？」徒犯道：「實不瞞老爺說，小的在洛陽縣時，專靠篋幾個大老官賺些兒閒錢過活。後來出了名，綽名就叫做李篋。」張驛丞聽說是李篋，便記起向年在洛陽時節，曾與他做過人命對頭。這還是他度量寬洪，包容含忍，恰不提舊事，只做不識的一般。便問道：「那洛陽向年有個張大話，你可曾見來？」李篋道：「老爺不要提起，那個囚養的，到是個利害的主顧。二十年前，在洛陽縣惹了一場大禍，自逃出了縣門，許久竟無下落。而今也不知流落在那裡？」張驛丞道：「可記得他面龐模樣麼？」李篋道：「那囚養的，便是燒作灰，搗作末，小的一件件都記得明白。比著小的身材還生得卑陋，一副尖嘴臉，兩隻圓睛眼，行一步跳一跳的。」張驛丞道：「凡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，那樣的人，是一個鶴形生相，日後到得個長俊。」李篋道：「老爺，那副窮骨頭，莫說這一世，便是千萬年，也不能夠長俊。」張驛丞笑道：「你莫要太說得輕賤了！我老爺就是二十年前與那李媽兒做人命的張大話。你怎麼便不承認？」這李篋好似和針吞卻線，刺入腸肚傷人心。兩隻眼癡癡的把這張驛丞瞧定，心下卻也將信將疑。張驛丞道：「再與你講個明白，我昔年帶了二百兩銀子，來到李瓊瓊家，不料惹了那場大禍，你將五十兩當官出首，說我與李媽私和人命，便匿下了一百五十兩。後來因縣主把我張秀姓名，誤喚做了楊一，那時當堂面證，將我逐出縣門。這可是有的麼？」李篋見說得點對，方才肯信。倒身下拜，磕頭就如搗蒜一般。卻便哀告道：「小的有眼不識貴人，罪該萬死！若說起向年事，原不是小人的見識，都是我原結義哥子方幫的詭謀。小人今日擺站到此，也還是那時根腳，望老爺洪開一面之恩，既往不咎罷了！」張驛丞連忙下階挽起道：「說那裡話，而今世態，仇將仇報者雖有，那仇將恩報者盡多。這是寧使你下不仁，莫使我不義。我仔細想來，向年若非你們將我激轉金陵，緣何得有今日？果然不知置身於何地矣！」便取出衣帽，著他換了，再問道：「你可曉得書寫麼？」李篋道：「略曉一二。」張驛丞道：「我這驛中，正少一個寫公文的。」你既會得書寫，何不就在我衙中居住了吧。」李篋道：「小人實當萬死之徒，深蒙老爺不咎前非，轉加恩賜，已出望外，自當供鞭撻之役，效犬馬之勞，敢不唯命！」張驛丞道：「古人道得好：『飲不飲，村中水，親不親，故鄉人』。今後把前事一筆都勾，早晚凡公務，全賴簡點，足見暖心。」這回李篋真個是脫災致福，轉禍為祥。從此張驛丞把他留在衙內，就如弟兄相待一般。

看看過了半月，只見廣西太守楊琦經過，要討人夫十名。張驛丞想道：「我幾欲償他父子深恩，若此時不報，更待何時？只有一件，我官卑職小，怎麼好與他相見？哦！我有個道理。」便去取了三百兩銀子，整齊六錠，雙手托著，跪在路旁。只見那楊太守坐著一乘京轎，遠遠抬來，看見張驛丞，便問道：「那路旁跪的是甚麼官兒？」張驛丞道：「桃園驛驛丞迎接老爺，送有下陳在此。」楊太守仔細一看，見是幾個元寶，便覺有些疑惑，問道：「那驛丞既送下陳，如何要這許多銀子？」張驛丞道：「驛丞有一言稟上。驛丞向年曾流落在老爺貴縣，深蒙太老爺寬仁厚德，仗義疏財，至今二十餘載，每思酬報無門，今幸老爺駕臨，特效銜結之意。」楊太守道：「你這驛丞，喚甚名字？」張驛丞道：「驛丞喚名張秀。」你看楊太守畢竟是做官的人，心下聰慧，低頭一想，便記得起有個張秀，曾竊他父親三百兩生錢去的。微微笑道：「你這驛丞，敢就是洛陽的張大話？怎知今日與你宦途萍水。原來如此，怎麼拂你好情？」叫長隨的，快扶起來。張秀便把銀子遞與長隨收下。楊太守道：「張驛丞，我看你如此邁年，怎供得這般賤役？待我明日薦你轉一個好衙門去。」張驛丞道：「若得提掇泥途，實老爺再造之恩。」便從袖中取出一個手本，道：「這是人夫十名，求老爺逐名親點。」楊太守即喚長隨，逐名點過，果然人數俱齊。便道：「張驛丞，多多生受你了！」這張秀磕頭起身便去。

原來那桃園驛，過去十餘里路，有個高岡，喚做黃泥嶺。這黃泥嶺，是最多盜賊的去處。不想這張驛丞送楊太守的三百兩銀子，先漏泄了風聲，那一伙毛賊，各持器械，專在那裡等候。這楊太守正來到石亭子下，你看那一伙強人，上前大喝道：「這官兒快下轎來，送出買路錢，饒你性命去！」驚得那些人夫，抬槓的撇了槓，抬轎的丟下轎，一個個盡皆躲去。有兩個為首的強人，竟把楊太守扯下轎來，把繩子捆住，好似那四馬攢蹄一般。掣劍大喝道：「快快送出金銀便罷！牙迸半個不字，把你一劍揮為兩段！」這楊太守唬得一身冷汗，口中就如吃蒙汗藥的，只好眼睜睜看著那些強人，把這幾槓行李盡行劫去。

說那張驛丞，正在衙裡坐臥不寧，忽見兩個夫頭，慌慌張張趕來報導：「不好了！楊太守老爺，在黃泥嶺被盜劫了！還捆縛在那裡。」張驛丞聽了大驚道：「決是那三百兩的禍胎。罷！罷！罷！這是我送他償恩，終不然送他陷命。」便喚了李篋，各帶防身器械，一口氣連忙趕到黃泥嶺上。只見那楊太守還捆縛在亭子上，那些行李槓，俱被劫去，單單剩得一乘空轎。楊太守見他二人趕到，眼中流淚，那裡還說得一句。李篋便去解了縛，扶到石墩上坐著。這張驛丞厲聲喊道：「甚麼毛團，敢來尋死！」你看那伙強人，聽得山岡上有人叫喊，撇下行李槓，手持器械，趕上山坡，那張驛丞挺身上前，交了數合，措手不及，被他劈面一刀，砍倒在地。可憐一個多年張秀，霎時送命在這伙毛團手裡。李篋見張驛丞殺死，忍不住心頭火發，便向腰間掣出明晃晃的鋼刀，拼命的向前抵敵。那伙強人，那容分說，盡著力，也是劈面一刀，又把李篋砍倒在地，急急奔下山坡而去。噫！這回張驛丞為楊太守喪了殘生，李篋又為張驛丞送了性命。恰正是：

棋逢對手難迴避，兩個將軍一陣亡。